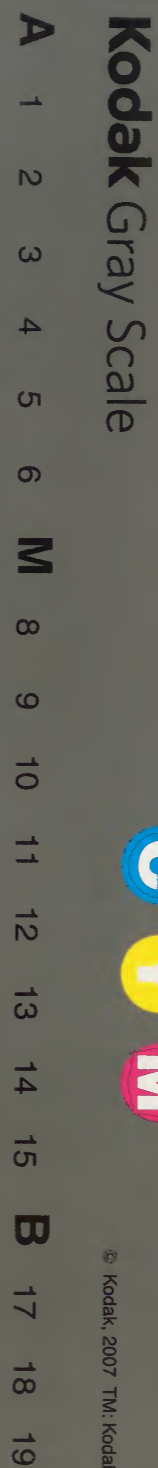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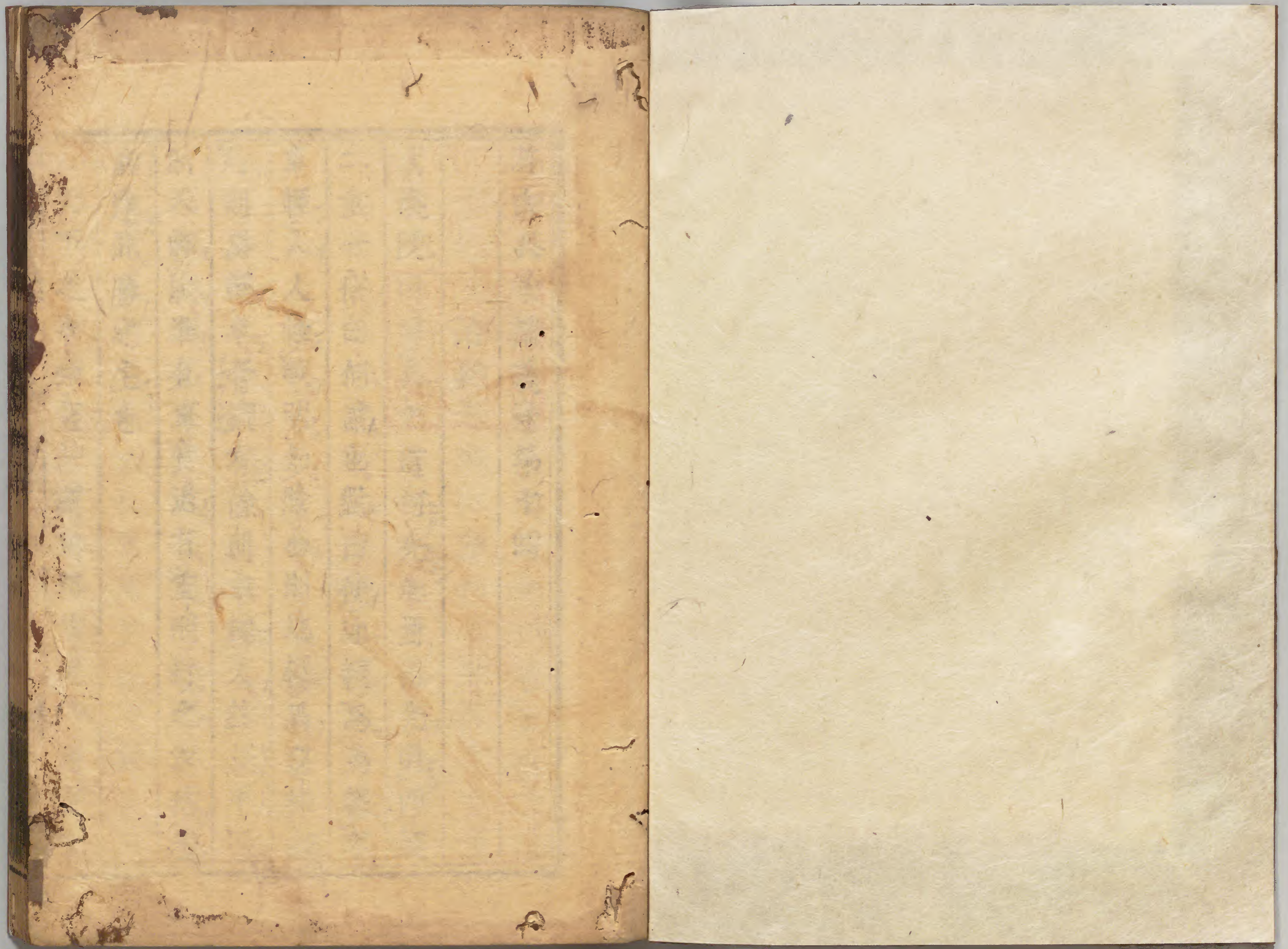
講義 十四之十六 吳子 坤

漢書門		二五二八	函號類
一七八	架冊	一三四	函號類
一七	冊		

內閣文庫		二五二八	函號類
一七八	架冊	一三四	函號類
一七	冊		

內閣文庫		番號漢	2528
冊數	17	(5)	
函號	299	212	





施氏

吳子

講義卷第十四

淺草文庫

武侯問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

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

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馬輕車

時則馬輕車膏鏑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

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

能達此勝之主也

天下之事必有所謂先務者况於用兵乎

兵之所謂先務者不一而足。兵之所資以爲用者，必使其便。兵之所資以爲權者，必欲其誠。惟便故可以制敵，惟誠故可以馭人。兵之所先，其在是乎？四輕者，必兵之所資以爲用者也。二重一信者，此兵之所資以爲權者也。惟輕故便，惟信故誠。地有異形，明知險易，則爲得地之利矣。故地輕於馬，馬有常餼，芻秣以時，則馬輕於車。膏者所以脂車也。膏之欲其利，鏑者所以爲鑣。

鋼王篇古鴈切車軸鐵

也。鏑之則車堅，膏鏑有餘，故車輕於人。斨乃鋒刃，則鋒必欲其銳，穀乃甲冑，則甲必欲其堅。故人輕於戰，此兵之所資以爲用者。旣得其便，而所以爲馭人之權者，又不廢也。故進有重賞，所以示之勸，退有重刑，所以示之懲。二者之用，非誠不可也。故行之必以信用，旣得其便，權旣參其誠，以是而待敵，何往而不克。此能審乎此者，所以爲勝之主也。謂之勝之主者，蓋勝之本。

在是也。求之於成周之際，司馬之職有所謂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此則知險易也。趨馬齊其飲食，圉人掌芻牧之事，此則芻秣以時也。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輕車之萃，與夫輪人之爲輪，輶人之爲輶，則其膏鑿必有餘也。亟人之爲甲，犀甲七屬，兕甲七屬，合甲五屬，與夫桃氏之爲劔，與夫庖人之爲庖器，其鋒銳甲堅可知也。不獨是也，獲則有小禽之私，徇則有斬牲

會一

之警率之，皆坐皆譟而無不如令者，必其行之信也。成周之制，若是一有用焉，又何患其不勝哉。

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

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能當名曰父子
之兵

戰不必勝不足爲善戰勝固可爲也而所
以爲勝者則何以哉曰治也治可以勝而
武侯必問起者蓋君有疑於其心者則必
質之於其臣也武侯方求其所以勝而未
得其道得不以其疑而問之起乎起以治
而答之者蓋所以理軍者既盡其法則所
以制勝者必盡其道楚之軍惟亂次以濟

故敗於羅晉之軍惟不能軍故敗於楚符
堅之軍惟亂莫能止故敗於謝元周鞅之
師惟方陣而囂故敗於光弼惟亂故敗若
夫治則勝矣師行有紀鄧禹之所以勝馭
戎嚴整楊素之所以勝治軍馴整子儀之
所以勝持軍整齊岑彭之所以勝由是觀
之則治之可以爲勝也明矣武侯復疑乎
治之未必勝且曰不在衆乎夫豈知衆而
不治適以召亂不若寡而治者之爲有功

也。張昭論教習之法，軍元眾寡，士無勇怯，以治則勝，以亂則敗。如昭之言，何眾之云，使其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万，何所用之？眾而不治，不足用也。吳宮之教，三令五申之後，二姬既斬之餘，約束為已明，申令為只熟，左右前後跪起，皆中繩墨，雖赴水火，猶可。况於統軍持勢之際，申令賞罰，既明以示之，又安有望敵不進，棄甲而走者乎？夫所謂治者，何

也。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也。兵之未用也，既有所制，則兵之既用也，必不可禦。居則有禮，此節制之兵也。動則有威，非無敵而何？惟其居有禮，故能動有威。輕而無禮，秦師之所以敗。少長有禮，晉師之所以勝。有禮必有威也。明矣。武王之兵，六步七步而止，齊六伐七伐而止，齊此禮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工商郊，非威而何？兵惟盡是道，故其効無所不全。其進也，則不可當，以其進

之勇也。其退也則不可追。以其退之速也。一前一却莫不有節。或左或右莫不應麾。故雖絕而不絕。又且成陣雖散而不散。又且成行方其絕也散也。似真敗却者矣。而旗齊鼓應。号令如一。紛紛紜紜。聞亂不亂。混混沌沌。形負不散。向非節制之兵。其能若是乎。故無事而守則可以共其安。有事而用則可以共其危。故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一有用之莫之敢當。若是者。

謂之何哉。名曰父子之兵。謂之父子者。以其恩之固結。出於天性之自然也。惟其恩足以結之。故其情故有必親也。言兵者得不推其恩而究其情乎。法有所謂視率如嬰兒。視率如愛子。知嬰兒愛子之說。則知父子之兵所由命矣。不然越之圖吳。何以有所謂君子六千人。夫謂之君子者。言君養之如子也。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

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此又吳子申言所以治軍之道。治軍之道。既無不得其宜。則三軍之士亦無不惟上之聽。何則。進止之節。飲食之適。人馬之力。各有所宜。令而進止無犯其節。則軍無失次之患。飲食各適其適。則軍無飢渴之患。

日人馬不絕其力。則軍無疲困之患。三者既不得其宜。則人惟上之從矣。故任其上而無不治者也。此治之所由以生也。成周之際。吳大司馬之教戰也。車驟徒趨。及表乃止。車馳從走。及表乃止。三發三刺。及表乃止。所以然者。欲其無犯進止之節也。挈壺以令軍。并挈畚以令糧。所以然者。欲其無失飲食之適也。進與馬謀。退與人謀。終日馳騁。人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齧。所以然者。欲

其無絕人馬之力也。故其大閱之際，坐作進退，疾徐踈數，無不如節者，其任上令爲如何，苟爲不然，進退無度，飲食無適，馬疲人倦，尚不獲舍。若是則彼必惡嗟，其肯任上之令乎？宜其居則亂，而戰則敗也。

果子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人有所甚愛，亦有所甚畏。生者所甚愛也，死者所甚畏也。損其所甚愛，而樂其所甚畏，此固人情之所不忍也。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固万死一生之所，非可以僥倖求也。人而至此，乃能損其所愛，而樂其所畏者，蓋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鬪。士於斯時，有死之心，無生之志，故能變死而爲生。苟爲幸生，則必不致死。戰故陷於死，昔玉官之役，孟明視濟河焚舟，示以必死，故能封殺。

尸而還。此必死則生也。邲之戰。晉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欲敗而先濟。是以大敗。此幸生則死也。是故善將者。置之於死地。陷之於亡地。譬猶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夫漏船之中。其沉也必矣。燒屋之下。其焚也必矣。於斯之時。雖有勇者不及怒。智者不及謀。何者。勢不可也。用衆而若此。以之受敵。何有不可。彼於斯時。惟知受敵。而不知有他。故能以万死而易一生。昔王

仁鑑有言。事有迫於不得已者。前有淵谷。不可躍而越也。後有猛虎。不可狎而近也。一且不幸而臨乎淵谷之險。視其後而猛虎逐之。寧躍而越淵谷乎。將坐而待斃於猛虎乎。坐而待斃於猛虎。死也。躍而越淵谷。亦死也。等死耳。待斃於猛虎。万万之死也。躍而越淵谷。万之一之生也。與其有万万之死。孰若有万之一之生。兵戰之場。立屍之地。万万之死也。必受敵而可以求万之一之

生於万万之死矣。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灾，生於狐疑。此言用兵之道，不可以無斷，亦不可以有惑也。猶之爲獸，一行而一退，若不斷之象也。狐之爲獸，一步而一止，此疑惑之象也。猶豫則不斷，故其爲害也大。傳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則不斷者，其爲害豈不大乎？狐疑則衆惑，故灾之所由起，未至於甚害也。法曰：衆疑無定，國疑則不定，不疑則後定。故狐疑但可以

爲灾，而猶豫則爲大害也。傳曰：持不斷之志者，開群狂之門，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傳以狐疑對不斷而言之，則猶豫之爲不斷也，明矣。不然，韜何以亦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灾，莫過狐疑。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

遠以俟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而起之
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
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六傳曰不教民戰謂之殃民民不素教則耳
目不熟於旗鼓手足不熟於器械一有用
焉是以其率予敵也故死於其所不能敗
於其所不便司馬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
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廢其不欲不
能則不至於死敗矣將欲使之各盡其能

各得其便則何以哉亦不過先之以教戒
而已有以教之則人知所習有以戒之則
人謹所習是必明之以号令示之以賞罰
使之閑於馳逐熟於擊刺明於坐作進退
疾徐踈數之節其在周官有所謂教振旅
教茭舍教治兵教大閱此之所謂教也有
所謂前期戒衆庶鼓戒三閱若大師則掌
其戒令此所謂戒也成周之際猶以者而
爲先况戰國乎教戒之法由寡而後可以

是

至衆自治可以待敵習變而後可以應率
自一人學戰教成十人累而至於教成三
軍此由寡以至衆也由寡以至衆則其力
不勞而教亦易成矣其在尉繚子有所謂
百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
之萬人萬人教成合之三軍是亦吳子教
戰之法也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佚
待彼之勞以我之飽待彼之飢此自治而
後可以待敵也自治以待敵則敵必爲我

所

致矣其在孫子亦有所謂以近待遠以佚
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是亦吳子教
戰之法也圓而方之者旣教以方又教以
圓旣教以圓又教以方欲其明於動靜之
理也坐而起之者旣坐而復起之欲其明
於作止之理也或左或右或前或後欲其
運用之皆得也或分或合或結或解欲其
聚散之適宜也若是者每變皆習是能習
變而後可以應率也其在張昭教習法亦

有所謂方之負之、曲之銳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離而合之、是亦吳子之法也。謂每變皆習、則自方圓坐作、以至於分合結解、莫不隨變而習之、既習之矣、然後可用、故乃授之兵、使之將、而以用之、故可以謂之將軍。將軍者、將是軍而為之將也。一本以為將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戰，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

為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在人有所不同之才。在我有因用之法。警司聲、鼙、司火、奴、司耕、婢、司饗、因而用之。未有不適其用者。况於用兵之際、可不因而用之乎。夫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其所用者近、故使短者持之、可也。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其所用者遠、故使長者

持之。旌旗所以形衆也。強者持之。則力於率衆。必有以。罄弧登周。麾而呼者。金鼓所以聲衆也。勇者持之。則敢於進戰。必有傷矢流血。及纓而鼓音未絕者。其在張昭教陣法。亦曰。長持弓矢。短持矛戟。力者持旗。勇者擊鼓。亦此意也。若夫弱者以不足用矣。而廝養之役。亦足以給之。是則無奔人矣。至於智者。其謀足多。故以爲謀主。必終之以智者爲謀主者。蓋言軍不可以無謀。

主也。是以李筌之陰經。有所謂將有智謀。如曰。漢用張良。陳平之智而滅項籍。光武任寇恂。馮異之智而降王莽。曹公任許攸。曹仁之智而破表表紹。孫權任周瑜。魯肅之智而敗魏武。劉備任諸葛孔明之智而王巴蜀。晉任杜預。王濬之智而平南吳。若是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有成也。故善戰者。不可以無謀主。至於鄉里相比。什伍相保。此又聯民之法也。方其居於比閭族黨之中。

其出入相交、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其情固已親矣。及用之於伍、兩師旅之際、亦向之比、間旅黨之民也。推其鄉里之情、而用之於什伍之際、一有患難、其不知所救援乎。故同其鄉里、而使之相比、所以親之也。列爲什伍、而使之相保、所以聯之也。其在周官、旅師有所謂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使之相保、相受、正此意也。一鼓整兵、二鼓習陣、此則以鼓而爲節

也。一鼓則整齊其兵旅、再鼓則使之習陣、三鼓則趨之以食、四鼓則嚴辨其器用、五鼓則就行列、雖五鼓之後、必待衆鼓聲合、然後舉旗、夫旗鼓者、軍之耳目也、所以齊之也。晉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則非鼓、其何以齊之乎。杜佑載步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悉裝、再通、騎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出之、其載舩戰令曰、雷鼓一通、吏士皆嚴、鼓再通、什伍皆就舩、整持櫓、三通、大

小戰船以次發。是皆以鼓為節也。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在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

行軍之道，必欲違害而就利。天竈、龍頭，此軍之害也；青龍、白虎，招搖在上，此軍之利也。害欲其避，故無當之；利欲其就，故從事。

從事於下
一本

孫子兵法卷十四 世五

於下。天竈者，大谷之口；乏水草之地。龍頭者，大山之端，是為絕地。張昭安營壘法，謂安營築壘，須知陰陽吉凶。山川向背，崗陵地形，亦舉。朱子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繼之以凡出軍，遇已上之地，急去無留，不可駐軍。以是知害不可以不避也。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此欲四方擁護也。張昭又曰：朱雀、青龍、輔翼、白虎、長遠、玄武，不逼。玉案橫長，連珠堆阜，即為勝。正此意。

也招搖斗柄之星也斗北方星也以殺爲
義也招搖之名取其麾指之意也招搖在
上而從事於下取其得天也張昭曰天子
常居斗四星下前將軍居太微下後將軍
居華蓋下左將軍居太衝下右將軍居文
昌下知此則知招搖所在從事於下必吉
可知所以就利也或以招搖爲旗謂畫星
於旗也禮記曲禮曰行前朱雀後玄武左
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氏釋

之曰以象天帝之怒此則旗說也後世神
旗之制亦畫斗星於其上則招搖之爲旗
也亦明矣至於將戰之時必審候風之所
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欲以鼓噪而奪之
也風逆堅壁以待之懼其因風縱火而爲
李孝逸之舉順風揚灰而爲楊琰之舉故
須堅陣以待之此亦欲就利而避害也若
五代晉張彥澤爲契丹所困契丹順風揚
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諸將皆曰賊乘上

風吾居其下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為然其偏將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為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必謂我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即追襲丹敗之是又權以濟之也不必堅壁以待之也

武侯問曰凡蓄率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飢飽冬則溫廐憂則涼廐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

夏

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馬者甲兵之本軍之所急務者也詩人之美魯僖公也不及他而稱其有駉有駉有騶有駘而已其美衛文公也不及他而稱其秉心塞淵騶牝三千而已是馬之為用大矣武侯安得不問其所以蓄之之

道乎。夫蓄馬之法，以居廐則欲其安，以水草則欲其得，以飢飽則欲其節，冬則溫廐，慮其傷於寒也；夏則涼廐，慮其傷於熱也。廐者，鄭司農以爲廐所以庇馬涼也。刻剔毛鬣，謹落四下者，攻其蹄齧也；戕其耳目，無令驚駭者，所以教之也。習其馳逐，閑其進止者，又欲使之熟於戰也。夫然，故人與馬相親，然後可使。成周之時，蓄馬之官，非一職也。有趣馬以齊其飲食，則所謂適其

水草，節其飢飽者，爲有官也。有圉師以釁廐廡馬，則安其處所而溫廐涼廡者，爲有官也。有庾人，以教駢攻駒，執駒散馬耳，則刻剔謹落，戕其耳目，閑其馳逐者，爲有官也。若是，則人馬其不相親乎？乃若鄭之小駟，驕僨不馴，率之還潭而止者，以其蓄之教之無術，故人與馬不相親也。至於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則所以駕馬者也。故必欲完全而堅固，夫蓄馬至爲難，而用之尤爲

難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此馬之所以爲難蓄也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此馬之所以爲難用也惟馬力有餘然後可以備敵之覆我能明乎此者可以無敵矣故能橫行天下昔漢之盛時衛青以三萬騎出雁門霍去病以萬騎出隴西與夫李廣張騫等凡十四萬騎所以能立功異域其後馬死十餘萬匹漢馬既少不能復擊匈奴知此則

知蓄馬繁盛者豈不足以橫行天下乎

施氏吳子講義卷第十四終

孫子兵法卷第十四

施氏吳子講義卷第十五
論將
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
兼剛柔者兵
之事也
凡人論將常觀於勇
勇之於將乃數
分之一爾
夫勇者必輕合
輕合而不知利未
可也
夫足
以兼資然後可以
統軍術足以相濟
然後可以治軍
文武者材也
總文武而後
可以為軍之將
非材足以兼資而後可以

施氏吳子講義卷第十五

論將

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

兼剛柔者兵

之事也

凡人論將常觀於勇

勇之於將乃數

分之一爾

夫勇者必輕合
輕合而不知利未
可也

孫子兵法卷第十四

十一

統軍乎。剛柔者術也。兼剛柔而後可以盡
兵之事。非術足以相濟而後可以治軍乎。
陸機識能弁亡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
穿七札。不免駟陵之奔。才不兼資。如統軍
何。子玉剛而無禮。率至於敗。李廣行無部
伍。終於失道。術不兼濟。其何以治軍乎。昔
矣。田穰苴可謂兩盡乎。是矣。文能附衆。武能
威敵。則其材備矣。於將軍也。何有。莊賈可
斬。則斬之而不貸。士率可恤。則撫之而不

以爲過。是又術之兼盡也。其於軍事亦優
爲矣。古之擇將。必欲材與術兩盡而不偏。
然後爲得。而凡人論將。則先乎勇。夫豈知
獨勇不足以盡其材也。且孫子之論將。則
曰。智信仁勇嚴。太公論將。則曰。勇智仁信
忠。五材兼備。然後可也。可獨勇乎。勇非不
足取也。白衣自顯。仁貴所以爲虜將。錦裘
自表。李晟所以敵萬人。勇固不足取耶。勇
雖可取。特數分之一分耳。辨大事者。非

勇者所爲也。才氣無雙，李廣非不勇也，而終於失道，被羽先登，賈復非不勇也，而不得別將，勇其可獨任乎？勇之所以不足多者，謂其輕合也。輕合則不知利之所在，其可乎？昔子路問夫子曰：行子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論將之道，非勇所能盡也。

故將之所謹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

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壞，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用兵之事，不一而足，而爲將之任，亦無乎不謹。理也，備也，果也，戒也，約也。此五者無一而不謹，然後可以爲將矣。不理則亂，何以治衆？不備則怠，何以待敵？不果則怯，何以殺敵？不戒則驕，何以守勝？不約則煩，何以率下？此將之所以必欲謹是五者也。所

謂理者蓋統軍之際其人雖若難治而吾能治之以易治故雖衆猶寡也如韓信之多多益辨非理者乎所謂備者蓋預防之術雖無所畏而常若有所畏故雖出門之際常如見敵如馮道根之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非備者乎所謂果者蓋有敢爲之志者雖有可畏而常若不足畏故臨敵之際示以必死而無貪生之心如田單之在即墨有死之心士率無生之氣是也所謂

戒者謂善慮事者雖已勝而常若未勝故雖克戰而如始戰鄭敗楚師國人皆喜唯子良獨憂曰是國之災也非雖克如始戰乎所謂約者蓋得治軍之要者不欲使之苦其勞而使之樂爲用李光弼之代子儀一無所更非約而不煩乎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志在奉公者必不避難志在克敵者必不

懷生受命而不辭此志在奉公也一有命焉即就道而往吾何以避難為辭敵破而後言返此志在敵者也敵未亡則無還期吾何以懷生而思返乎為將之禮其在是矣郭子儀之為師也詔至即引道無纖芥顧望此受命而不辭也裴度之為師也謂賊未授首臣無還期此敵破而後言返也為將之禮必裴晉公郭汾陽而後可也故師出之際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寧死以為

榮無生以為辱此白起所以不為辱軍將而嚴顏謂有斷頭將軍者誠以幸生為可愧也

吳子曰凡用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眾百万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謀輕兵往來分散其眾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

陳馬閑馳遂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兵必有其用，用各有其要。四機者皆用兵之要也。一曰氣機者，謂作其氣而使勇也。二曰地機者，謂因地形而用之也。三曰事機者，謂有以離其君臣上下也。四曰力機者，謂舟車士馬之力，必欲其有餘也。且法

曰戰在於治氣，欲治其氣，則必作之使銳。養之使閑，雜三軍之衆，百万之師，張設輕重，皆在於將。此之謂氣機。怒自十倍，田單所以勝燕。彼竭我盈，曹劌所以勝齊。是得乎氣機也。法曰：地形者，兵之助，惟得其地，則據其險隘要害之處，雖十夫所守，可使千夫不敢過。夫是之謂地機。馬陵道隘，孫臏所以勝龐涓。殺有二陵，晉人所以禦秦師。是得夫地機也。法曰：事莫密於間，則行

間諜以離其情用輕兵以分其勢使其君
臣上下至於相怨咎是之謂事機秦人使
間間趙而廉頗果代越人使間間吳而子
胥果殺此得乎事機也車以管轄而致用
故必堅之舟以櫓楫而後濟故必利之以
士則必習於戰陣以馬則必閑於馳逐是
之謂力機水陸並進王濬所以平吳兵馬
甚盛吳漢所以克成都此得乎力機也四
者之機惟無一而不知然後可以爲將矣

知此四機雖可以爲將而所謂良將者又
必其有威德仁勇也威德仁勇足以率下
安衆則施令而下不犯足以怖敵決疑則
所在而寇不敢敵蓋能足以撫士而後人
莫不從能足以制勝而後敵無不服威德
仁勇此將之能也推是以怖敵決疑則可
以制勝矣故所在而寇不敢敵非敵無不
服乎且吳起之爲將也前獲雙首者雖有
功而不赦五萬之衆可使爲一死賊其威

勇爲如何。衣食必與士率同。廉平可以得士心。其德爲如何。以是而率下安衆。則見於親。萬民使士率樂死。以是而怖敵決疑。則見於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至於車騎與徒。皆從受敵。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非所謂施令而下不敢犯乎。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韓趙實從。慈非所在。而寇不敢敵乎。若是者。得之則國強。去之則國亡。不獨可以謂之將也。必謂之良將。而後可。

茲

觀起之在魏。而魏盛。在楚。而楚強。茲非所謂良將乎。夫所謂良者。以其才之出於自然。非人所可及也。知而謂之良知。能而謂之良能。皆其天資自然。出乎衆表也。故傳說之相高宗也。則以爲良弼。魏徵之佐太宗也。則願爲良臣。將而謂之良。其可以強國安民。而非庸將所及也。

吳子曰。夫鞞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

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
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
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張昭教習之法舉兵法云三官不謬五教
不亂是謂能軍三官者鼓也金也旗也五
教者耳目足手心也教目知形勢之旗教
耳知号令之數教足知進退之度教手知
兵之長短教心知賞罰之用五者閑習是
取勝之道也知此則知吳子之所以威其

耳威其目威其心者正為將之所先也擊
鼓所以進之也金鐸所以止之也旌旗麾
幟所以指撝之也晉張侯曰師之耳目在
吾旗鼓故金鼓可以威耳旗幟可以威目
若夫禁令刑罰則所以駭人而用之也法
曰率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禁令
刑罰可以威其心曰威云者將以使之畏
而從也金鼓之聲所以威耳故聲不可不
清旗幟之色所以威目故色不可不明刑

史記卷之九十五
九
罰所以威心。故刑罰不可不嚴。清則易聞。明則易見。嚴則不敢犯。是三者用衆之本也。苟三者不立。則雖有其國。必爲敵人所敗矣。昔成周之世。天下太平。五兵不試。宜無用於此也。而教戰之法。弁鼓鐸鐃之用。則所以威目也。前期而戒。斬牲以徇。則所以威心也。成周之法。若此。其善。此後世所以必來取法也。將之治兵。惟其教習之有法。故將之

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此言教習有素。故民之從之。若是其順也。方其麾之而使往。則莫不從而趨之。及其指之而使進。則復莫不前趨於死矣。昔李光弼善馭軍者也。申号令鳴鼓角。賞當功。罰適過。比城之役。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三麾至地。諸軍畢入。此麾之而從趨也。及三麾之後。諸軍爭奮。賊衆奔敗。非所指而莫不前死乎。

吳子曰九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材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颺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

軍不備可潛而襲

智將與愚將戰則智者勝勇將與怯將戰則勇將勝天下之將與一軍之將戰則天下之將勝將之所係如此其大凡戰之道可不先占其將而察其材乎惟有以察之則制勝之術可得而施是術也必因形用權而後可以勝矣其將愚而信人者謂昧於事機而好信人者也如騎劫之攻即墨也信其劓軍之言從其掘墓之間果爲田

軍所敗。非可詐而誘乎。貪而忽名者。謂貪財而不好名者也。如秦嶢關之將者。屠子賈孺。漢使鄴食其持重寶以啗之。果欲連和。非可貨而賂乎。輕變無謀者。謂其輕動而無謀也。如子儀之料思明曰。彼得如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於是晝揚兵。夜擣壘。使賊不得息。非可勞而用乎。上富而驕。將之貪也。下貧而怨。則失士心也。此如慕容評賣樵鬻水。縮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果

加

爲王猛所敗。其可離而間之也。必矣。進退多疑。此爲將者不能斷也。故士率無所依。此如荀攸說曹公曰。布氣未復。官謀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其可震而走也。必矣。士輕其將而有歸志。此士不用命之時也。必塞易開險以邀之。邲之役。亶子令軍中先濟而舟中之指可掬。所以敗於楚也。進道易退道難。故可使前而來。泚水之役。陽子使子上濟而陳。大孫伯恐其半渡而薄

我陽子之意欲其來而前也進道險退道
易可薄而擊之關與之役趙奢謂其道遠
險狹譬猶兩鼠相鬪於穴中將勇者勝趙
奢之意欲其薄而擊之也君軍下濕水無
所通如之霖雨數至故可以灌而沉之如
于禁颺軍卑下而為關羽所灌是也居荒
澤之地草楚幽穢加之風颺數至故可以
焚而滅之如張角依草結營皇甫嵩謂其
易為風火是也停久不趨將士懈怠其軍

加

不備故可潛而襲之此如徐敬業置陣既
久士率疲怠而為李逸所敗是也凡此皆
因其有可取之形從而也之故可以不勞
餘力而收其成效也

取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
術如何起對曰冷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
務於此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
以理其追此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
此將者名為智者勿與戰矣若其眾謹譁旌

旗煩亂其率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
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昔高祖之伐魏也問魏大將誰也食其曰
柏直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吾韓信問騎
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憑無擇子也雖
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
能當曹參吾無患矣蓋善戰者必先占將
而察材將孰有能吾以此知勝負矣知其
將則知其勝負所在矣設如秦使武安君

馮

白起爲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
若是而欲知其將則何以哉不過誘之而
已誘之而不從則智者也誘之而從則愚
者也蓋兵法千章万句不出於致人而不
致於人追人之佯北食人之餌兵皆非善
將者也誘之以術令賤而勇者將輕騎以
嘗之賤則無謀勇則敢進故可以嘗敵嘗
之以是必使務於奔北無務於得觀敵之
來一坐一起其政旣治其追北詐爲不及

其見利詐爲不知。此必有謀之將。不貪小利。不食餌。兵者也。故知其爲智將。若夫衆謹譁而不一。旗煩亂而不齊。其率自行自止。而無統。其兵或縱或橫。而無序。其追北恐不及。此必爲人所致者也。是爲愚將。故雖衆可獲。王翦伐楚。楚數挑戰。而翦不出。臣夫拒吳。吳數挑戰。而臣夫不出。此智將也。若夫秦士會使輕者肆。晉軍而趙穿果追之不及。鄭公子突使勇而無剛者寇戎。

而速去之。而戎果奔。此非所謂愚將乎。

施氏吳子講義卷第十五終

夫將者，知軍知敵，知地知人，知天知時，此五者，知則勝，不知則敗。故曰：知者，將之寶也。知軍知敵，知地知人，知天知時，此五者，知則勝，不知則敗。故曰：知者，將之寶也。

施氏吳子講義卷第十六

而人者應變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率遇敵人亂

而失行則如之何起對曰夫戰之法畫以旌

旗播麾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麾左而左

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

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率用命則

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矣

有能之將有制之兵不可得而敗也教戰

之法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
成行。此有制之兵也。雖使之率。遇敵人亂
而失行。亦無足慮也。吳起之對。其亦以節
制為主歟。用兵之道。不過旌旗金鼓而已。
晝則目足以有見。故以旌旗幡麾為節。夜
則以耳而聞。故以金鼓筚篥為節。夫既有
節矣。則麾左而人皆左。不可得而右。麾右
而人皆右。不敢以或左。此旌旗幡麾之節
也。鄭人之周麾。光弼之三麾。而率以取勝

者。麾之有節也。鼓之而進。怯者不得以獨
退。金之而止。勇者不得以獨進。此金鼓之
節也。吳漢齊鼓而進。周人以鐺止之。此金
鼓之有節也。至於一吹而莫不行。再吹而
莫不聚。茲又筚篥之有節也。李靖兵法。角
一聲而皆散立。即此麾之。亦筚篥之有節
也。金之鼓之。麾之吹之。不有節。苟有不從
令者。誅之可也。此孫子所以斬左右二媚
吳起。斬非令之材士。光弼。斬不戰而卻者。

推

如此則三軍服上之威士率各用其命以
之而戰則必勝固無強敵也以之而攻則
必取固無堅陣也又豈有率遇敵而失行
者哉此皆有制之兵也不然周官何以特
重大司馬大閱之法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避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避
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
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
有少率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

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兵有數地有形數異乎衆寡形分乎險易
且以兵法觀之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
曰稱五曰勝蓋言因地用兵而多寡險易
之適稱者之可以勝也若夫人衆而地隘
則難於馳逐人寡而地易則何所依據不
過曰用衆者務於易用少者務於隘而已
周禮曰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人主於
險謂其所用者少而務隘也車主於易謂

其人衆而務易也。武侯問吳起以彼衆我寡爲之奈何。武侯之意蓋慮其寡之不可以敵衆也。而不知寡有時而可以勝者。據得其地也。避之於易。邀之於險。雖衆無所用之。夫何避之易而邀之阨也。用少者務隘故也。大抵以寡勝衆。在兵必有異數。而少之所用。則惟隘是務。其於地也。獨無異形乎。以一擊十。以十擊百。以千擊萬。寡勝衆也。曰阨曰險。曰阻。用少者務隘也。阨險

阻皆隘也。而所以異者。阻大於險。阨而阨小於險。阻阨者。阨塞之地也。扼可以塞。則扼之形小。阻者。長江大川之限也。惟可以限阻。則其形爲大矣。至於險之爲地。則可以爲守國之形。不惟阻也。而亦匪阨也。不小亦不大耳。阨惟小。故可以一擊十。阻惟大。故可以千擊萬。險惟不小不大。故可以百擊千。此因地而論其大槩也。分而謂之。則有一有十有千之異數。合而言之。均之

以寡勝也。分而言之，則有阨有險，有阻之異形。合而言之，均之用小者，惟隘之務也。但其數有多寡，故其形有小大也。孫臏之馬陵，韓信之井陘，謝元之淮淝，者是也。何以言之？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者，爲其阨隘之中，寡可以勝吾衆也。用兵者，可不相地形而分兵數乎？故用衆者，則務易；用少者，務隘，亦因數而異其地也。思明得加兵，則兵多於

光弼矣。故懷不得野戰，非欲務易乎？光弼之兵少於思明，故欲迫險而陣，非寡務隘乎？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旣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聞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

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
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
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安行疾聞一結其前
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
軍交至必有利其此擊強之道也

在彼有難擊之勢在我有擊之之術此固
非可以力爭也智勝之也較以力則彼強
我弱較以智則我雄彼雌有師甚衆旣武
且勇固難擊也况又背大阻險右山左澤

而得地之利深溝高壘守以強弩而盡守
之法進不可當如風雨然退不可乘如山
移然將欲與守其糧食又多此固不容易
擊也宜爲武侯之所疑而吳起亦以爲問
之大也謂之大者以其兵之衆事之重非
可以輕進而力爭也必聖人之謀有以大
過人者而後可以勝之也謂之聖人之謀
者以其非常智所可及也聖人之謀何如
哉分兵以形之遣間以疑之然後從而夾

攻之是必備之以千乘萬騎兼之以徒步
之兵其爲車步騎亦足用矣分爲五軍軍
之五衢所以形之也彼於見吾形必惑而
不知所加彼若堅守不動以自固我則用
間以動之以觀其謀彼聽吾說則爲無謀
矣故解之而去彼若不然則爲有謀矣斬
使焚書以無通其往來亦以必戰分爲五
戰使五軍各自戰也戰之而勝不可追之
謂其敵衆故也不勝則遽歸懼其乘我也

必也佯北以致之安行而疾鬪或結其前
或絕其後或含枚而進或左右而襲之是
乃夾攻之也故五軍交至必有得其利者
擊強之道其在是乎昔楚漢之強弱固不
容言然漢終以勝楚終以弱者漢得夫擊
之之道也觀其使黥布留楚使韓信當一
面使陳平行反間至於垓下一集而楚亡
無日非得所以擊強之道乎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

爲之奈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法曰識衆寡之用者勝知衆寡之用可以勝則敵雖薄我吾何畏焉是以吳起對武侯之間必欲知其衆寡而爲之勢以制之當其險而薄我之時我去無路我衆又甚懼此不得已則戰之時也戰之際必量其衆寡而用之我衆彼寡則分而乘之此

得夫法之所謂倍則分之之說也彼衆我寡則因其方而從其從之也又無得休息此得夫法之所謂皆戰則強也故彼雖衆可得而服之矣北戎侵鄭鄭伯懼其侵軼我而公子突乃請爲三覆以待之而戒師果奔此則分而乘之也光弼擊周擊使郝廷玉以三百騎擊西北隅使論惟正以二百騎擊東南隅此則以方從之也從之而不止則彼必爲我所困故雖衆可服也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
衆我寡爲之柰何起對曰諸丘陵林谷深山
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率然
相遇必先鼓噪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
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疑

善用兵者無所往而不勝羊腸可以勝鋸
齒可以勝緣山可以勝入谷可以勝是雖
遇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衆寡不敵吾何
患焉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此固非用兵

之地也疾行亟去不可從容此常法也設
不幸而率遇於此則何以哉必也鼓噪以
乘之所以奪之也進弓與弩且射且虜所
以驅之也然必審察其政果亂則擊之勿
疑使其未亂則未可擊也馬援壺頭之役
匈奴升險鼓噪此乃援失其利而匈奴爲
得之也然匈奴率不敢取之者以援軍猶
治故也使援而不善兵其不亡於匈奴也
幾希

奴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率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排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秦伐韓於闕與王召趙奢而問以救韓之事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如兩鼠鬪於穴

挑

中將勇者勝奢之所言谷戰之法也率遇敵人於左右高山之間其道甚狹迫既不敵擊又不能去此其地正所謂谷戰也一可擊十十可擊百百可擊萬何以衆爲然必擇士而使之伏兵以襲之引而致之撓而勞之然後可勝也募吾材士與敵可以相當者與夫輕足利兵者爲利於戰故以爲前行此則擇士而使之也分車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此則伏兵以致用

也。彼既不見吾之兵，則必堅陣以待我。而進退有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而營之。所以引而致之也。敵人既不知吾謀，則必懼吾覆彼也。吾則撓之以車騎，勿使得息，則彼必為我所勞也。凡此者，乃戰於山谷之間者之所為也。故曰：此谷戰之法也。又不可於五溪谷類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人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為之奈何？

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孫子行軍有處山之軍，有水上市之軍。武侯之所問者，水上之軍也。大水之地，傾輪沒轅，車騎不利，舟楫不設，得無憂乎？吳起對之以此，謂水戰無用車騎。古者水戰有蒙衝，有鬪艦，有海鷗，若此之類，皆水戰之具也。設與敵遇於此，舟楫未具，則何以哉？不

過留而不行。登高以望。知其淺深廣狹之處。則水情為可以得矣。既得其情。必制以奇。乃可以勝。若絕水敵而來。必候其半渡而擊之。此韓信之所以囊沙灘水。候其半渡而擊之者。得乎此也。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為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遂其迹。

太公論車騎之地。有曰。汗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圯下漸澤。黑土粘埴。此車之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車之陷地也。若是者。皆車騎死敗之地。武侯之所問。天久連雨。馬陷車止。此正太公之所戒也。加之四面受敵。三軍驚駭。得無憂乎。高則陽燥之地也。故貴之。下則陰濕之地也。故賤之。凡此皆車之用。貴得其地也。是以成周輪人

爲輪有行山之輪有行澤之輪行山者欲
侔行澤者欲杼侔以行山則不甌杼以行
澤是刀以割塗也成周之法因地而異其
制吳子之言則論其地之所宜若夫用之
又當馳其強車或進或止必從其道從其
道者取以求其利也敵人若起必逐其跡
此正踐墨隨敵也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
如之何起對曰暴寇卒來必慮其強善守勿

應彼將暮去其襲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
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凡爲客之道利於速戰彼暴寇之來掠田
野取牛羊其勢雖暴雖不能久居吾必慮
其強而思所以制之故善守而勿應彼不
得所欲必將暮去其襲必重者以其務於
侵掠故其襲重也襲重則行遲故其心恐
吾之襲其後也其還退也必務於速速則
其行列必不相繼屬吾因而追擊則其兵

可覆而取。大抵銳於進取者，其退必速。而貪於所得者，必無遠圖。欲速則不達。今暴寇率來，亦銳矣，而不知銳者易失之。躁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亦古之戒也。今暴寇惟以掠取為務，亦貪矣，而不知貪於得者，必喪於所得。此所以反為人所擊也。

吳子曰：凡攻敵，困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室，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

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備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海之所言，蓋仁人之師，本欲吊民伐罪，豈以殘民為心。齊之伐燕，孟子勸之，以反其旄倪，歸其重寶，亦此意也。吳子戰國之將，豈意所言，乃有仁人之舉耶。謂凡攻敵，困城之道，破其城邑，入其宮室，非利其物也，為之御

其祿秩收其寶器而已軍之所至無刊其
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
其積聚凡若是者所以示民以無殘害人
之心也蓋林木者民之所資以用屋室者
民之所托以居粟畜積聚又民之取資以
養此而無所害則其不殘民也可知其有
降者許而安之蓋人既不我敵則我亦不
人殺且人已降殺之不祥宜有以許其來
而安定之也項王羽入關之初燒秦宮室

坑秦子弟秦民失望嗟夫羽剽悍賊也咸
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慘怛之容略不形
於色何其忍也其死垓下亦晚耳

勵士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
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号布令
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
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取恃也
馳之而用之不若使人之自爲用刑賞之

用所以駭之也。駭而用之，出乎勉強，有所不足恃也。孰若自為之用者，出於誠心，耶人主之所恃者，人心也。人心自從，則必不待賞而後勸，不待罰而後懲。彼惟恐攻之不取，而戰之不克也。豈嚴刑明賞所能駭乎。宜吳起以為不能悉其事，起非不能詳盡其事也，以其不足恃，故不之悉也。今夫三令五申，所以為号令也。申令而有不如法者，則令所不行也。故將用之際，必使之

樂聞而後可。一鼓再鼓，所以興師動衆也。鼓之而不進者，則衆為不可用也。將用之際，必使之樂戰而後可。所指而莫不前死，所以為交兵接刃也。一有奔甲曳兵而走者，則無以得其死力也。故於已用之際，必使之樂死而後可。是三者皆人心之樂從也。人主之所恃者，不在是乎。昔武王伐商之後，牧誓一作而人莫不從。白旄一麾而人莫不進。至於如熊如羆如虎如貔于商。

郊則其爲交兵接刃之際又爲如何其爲
樂聞樂戰樂死者可立見矣武王惟此之
恃所以一戎衣而天下定也

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
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廷爲三行饗
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饋席兼重器上牢次功
坐中行饋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饋席無重
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
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

賜其父母者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
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
之者以萬數

將有以得士率之力必有以盡勸勉之術
吳起之所對勸勉之術也方武侯未知其
術則必求所以致之之道曰致之奈何者
蓋欲致此人心之樂從而未得其道也吳
起對曰舉有功而進享之無功而勵之正
所謂勸勉之術也夫人有功而見知則悅

賞當功而後臣下勸三行之禮以功之高
下而為等則有功者已見知而上之所以
報功者亦當矣何懼其不勸乎上功者功
之莫大者也其功大者其禮宜隆故坐之
前行饋席兼重器其食上牢所以優其報
也次功則其功為次矣其功次者其禮以
殺故比之上行則饋席器必有差以其次
於上行故也無功者以無功之可報故坐
之後行所以愧之彼之坐於稠衆之後饋

席無重器彼豈不自思曰使吾有次功則
中行可坐有上功則前行可坐惟其無功
所以居人之後享禮之薄吾其自奮而以
冀其重報也彼有功者既等而當其功無
功者又奮而思立功其為勸勉之術亦至
矣且以周成待諸侯之禮觀之公於上等
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車服旗物有
異制其芻積牢禮有異數其擯相有異人
其所立有異地凡若此者亦以其爵有尊

卑命有隆殺故不得不異之也以是觀之
吳子三行之法不無所本也不獨吳子言
之其在李筌陰經勵士篇亦備言三行之
制筌之所言其有得於吳子也三行之享
享於廡內也其於廡內之外又頒賜有功
者之父母妻子其頒賜之也亦不容無差
等此正周官司勲凡賞無常輕重祇功之
說也其有死於王事者是爲伏節死義之
人人君亦必有所不敢忘也必歲使使勞

賜其父母所以示吾著於心而不敢忘也
此正周官司關所謂以其賊養老死與其
孤之意也彼見其君報之以禮如此其厚
彼而木石則已若猶人也獨不思所以報
乎是宜行之三年秦人臨西河而魏之士
率莫不思奮雖吏令有所未及而皆欲介
冑奮擊殆以萬數所以然者由吾勵士之
法有以感激之也非所謂賞當功而臣下
勸乎

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卒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方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不憤不啓不俳不發常人之情也人君因其情而用之故先之以激勸之術而後可以作其敢爲之心武侯之報功既盡其術而魏士之報也至於不待令而奮擊其効可見矣且武侯召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而起又從而申其說謂人有短長氣有盛衰用其所長激之使盛則可以必勝矣苟爲不然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而令起察以當之其勝未可必也何者非其所長

而不盛也。設其不勝，必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若是則其可無術以使之憤懣乎？且以一死賊伏於曠野，其人未爲衆也，而千人追之，至於梟視狼顧，却而不敢進者，非其衆寡不敵也。死賊之氣盛，而千夫之氣餒也。是雖千夫，惟恐其暴起而害已，所以反顧而莫有進士也。一死賊投命於必死，猶足以懼千夫，况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以討之，其誰敢當我，其難敵也必矣。

其在尉繚子亦曰：一賊伏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替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然臣之術足使三軍爲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是亦吳子死賊之說也。惟武侯能從其說，故付以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千萬，兼車者以其兼輕重二車而爲一也。向非勵士有術，其何以致然？故曰：此勵士之功也。

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
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
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
天下

戰敵易勝敵難勝之易勝之而不失其所
當者難車步騎三者各有所當也彼徒我
車懼其侵軼我則車與徒非所當從也何
者徒之勝車也易夫車當車徒二十四人
則車徒與騎非所當從也何者騎之勝車

從

徒也亦易以易而勝其誰不能使其車從
車騎徒騎徒從徒三者皆從其所當敵者
而勝之然後可以爲能也苟車不得車騎
不得騎徒不得徒則非所謂當從受敵亦
非其所令也雖能破軍皆不足以爲功惟
其法之素定故當戰之曰其令不煩而威
振天下矣在法有曰教約人輕死如起之
所令其教亦約矣人而輕死則其威之所
振宜如何耶此李克言之武侯所以曰其

